



88815



高叟隨筆卷三

不願與會

金壇馮照

旃蒙赤奮若

非會大摩且未察

湘陰郭穀詒振鏞腕中舊雨也承其家學篤雅有節而尤以有濟於物爲拳拳於長沙設第一放牛場其約云牛之爲物任耕作者也自生後二三年告之學犁至於臨老寒暑風雨未嘗輟息一旦以齒衰不能力役殺而鬻其肉與皮與毛與筋與骨與角天下之不仁孰有大於是哉左傳成十七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言莫爲之主也是牛老不敢殺見之傳者如此隋書盧愷傳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

隨筆三

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善其言而止是牛老不宜殺載之史者如此淮南說山訓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罷者罷老氣力竭盡見淮南做真訓故王法禁殺牛犯之必誅是牛老不許殺稽之子者如此近世言好生者一魚鼈鳥雀之微往往時節買放期爲福祥而於牛之生命尤大者視之反不逮凡畜所謂察秋毫不見與薪於愛物之旨未爲得也豈但老牛當恤而已卽壯牛亦然禮天子無故不殺牛以天子之尊非有大事且不殺則其他可知劉忠宣公念臺明末耆儒大節昭著人譜所論殺牛尤令聞者足戒今恣口腹之欲不顧民食所從出計長沙一隅歲殺約七

八千頭朝靴幹於田間暮呼號於刀俎匪獨農有較耕之歎而一受命於天亦未免生理絕滅之甚矣夫犯天地之和者其流毒之慘始於物必終於人殺機不止大亂不息不佞有鑒於茲因建長沙第一放牛場爲之倡同志之侶能舉牛之壯者設法限制屠宰一遇水旱偏災集資收養固本場所樂聞也事當開創籌款維艱如一時未克並行則請先自老牛始於戲屠牛之禁令甲載之歐風東漸操刀日眾以江甯鎮江丹陽計之日屠牛無算而莫之禁也安得如郭君者起而拯之殺運庶稍衰止邪

隨筆三

二

翻憐枕不神憑誰吟露鶴仙佛意非真頗有閒適之趣然玩中四語其清貧不稱意寓於言表雖生天家際盛世殆猶有難言之隱邪予幼聞先母云朱文定之官輦下也與前眷邸交頗篤一日邸有疾文定往視之入其臥內邸方倚短几餽粥佐之者鹽豉一器而已文定曰王何不食火駁邸笑曰此南邊大人所食僕何修而得此此道光中葉事也予光緒甲午值典館西聖萬壽前自頤和園還宮從館中諸臣跪迎輿從甚炫赫中忽閒一破車罷驟一衰嫗踞轅上極優寔然視其轡若幹皆黃也問之蘇拉蓋某老福晉云以成邸之詩與予所聞見徵之同一親貴其枯苑殆相萬矣

孟海樵示予白下一乚壇語云世事不外因果因果之理極其複雜有遠因而近果者有近因而近果者有一因而一果者有集多數之因而成一果者近因近果人所共知若遠因近果則非淺眼人所能窺測矣至於多因而成一果則此果之頭緒紛紜旣已難於窺測而此果之碩大無朋尤非常理所可論嗚呼今日之全局紛擾其集多數之因而成此碩大無朋之果乎苟執一端而論焉可得其究竟哉

予家自六世祖蒼心公自粵提學歸遷居於城曰白燕堂儲書甚富且多宋元精槧曾祖王父靜觀公尤喜收藏後遷於揚以宅讓族祖璟有樓五楹皆書也其精本攜之揚

隨筆三

三

餘一昇瓊薄取其值數百千而已王父退怡公復遷高郵舊籍遂多散佚粵寇之警先大夫辟高郵之東小葛村猶有善本書十數篋存村居鄰右不戒於火悉燼焉予少長求先世遺書僅於世父春艘公許得漢魏詩乘四冊其書首皆靜觀公題又吳注梅邨詩集一部闕第一冊其中誤字又公以朱筆正於上方精審無匹此二種外則無一冊一卷矣乙丑秋閱黃蕘圃藏書題跋內有宋本碧雲集三卷則靜觀公所藏也爰錄蕘圃所跋以著吾家舊籍之可考者其不可考又不知凡幾矣世有收藏家鑒子之愚見有吾家舊籍哀而歸之則予世世子孫所永矢弗諼者也

碧雲集三卷

宋本

一山齋讀云世事不水因果因果之理

道光癸未歲三月余挈兒輩就試玉峰因徧觀骨董鋪中見有標題宋板者無不取閱聞有郝李二公祠中爲邑故家某氏所藏物聚處遂過之舉所云宋板者非特元明之物視如珍寶卽近日覆刻本亦重價居奇無他欲以贗亂真欺人不識也故各市皆懶再過之惟郝李祠有常熟蔣板敬一堂帖有人託篋重往議價忽見書堆添宋板書兩部其一卽此宋板碧雲集一套開函視之駭甚何意竟真且非特碧雲兼有羣玉珍如雙璧喜出非常遂舍帖而議書從所知處借番銀易得雖物主亦稱宋板然以他書之號稱宋板者例之安知其非視爲贗而亂真者乎因記此得書頭末云蕘夫

隨筆三

四

卷中有良常馮靜觀藏書狹長印馮新之印復初四方印良常馮氏汲古齋藏書闕長印初不知爲何時人時同年溧陽湯達興阿爲郡學博送考崑山余往詢之但云良常茅山地名取以名金壇因地相近也金壇確有故家馮姓者此藏書之人未之稔也越日考罷歸忽有札示余云良常馮新號勉齋太史馮秉彝之子伊子名浩拔貢武陟例指教諭現選集縣學來省考驗領憑馮新亦送伊子浩來蘇昨日開船去據云自金壇移居揚州汲古齋藏書大部帶揚小部遺口就湯所言余得此書藏書人現來此地亦奇緣也五月望後重檢因附記之蕘夫

之蕘夫

二日余華京華錄城注

碧雲羣玉兩集皆刊入八唐人集中向偶見其他集此二種卻未收過之羣玉尙有諸家所藏舊鈔本碧雲絕無鈔本崑山徐氏書目載宋刻二集今見卷中有徐氏印信卽其舊藏也余得此書適過西山堂爲余言修綬山房有不全八唐人集遂訪之兩李卻有然羣玉無後集五卷未知曾全刻否抑此刻僅存三卷也晁志止載羣玉集三卷無後集并碧雲亦無之知碧雲更祕矣毛刻未知何據今校宋本有宋本不缺而毛刻反缺甚至字句有極可笑者知所據非古刻宜此書之無汲古閣印也毛刻李羣玉大異宋本所分三卷同其次第則異暇日當取諸家舊鈔手校一過毛刻無所取材甚哉書

隨筆三

五

不得宋刻竟未可信有如此者三月望後一日兩窗薨夫書於百宋一廬之北窗

七月下澣湖賈以毛子晉舊藏黑格竹紙鈔本示余方曉毛所據以入刻者乃元本也上有元本二字印知之朱墨二筆校字皆子晉手迹毛未遇宋本故此書無汲古閣圖記九月中澣十日薨夫記

余得此書在崑山考棚爲癸未春茲二集卷首各標墨書一行云癸巳九月澣寓收竊思此書必發見於癸又皆在流寓時何巧乃爾且余家讀書成名者每在癸年生人今三孫美鎬又以詩受知於學使者則此書之入余手未始非前定數矣復賦四絕句

客中清況閱春秋名物還從暗地收潯寓不知何處所
我來卻在玉山頭注謂玉鏡疑無從或又云博得
合作奇書在癸年癸生人更有書緣一家三癸是書業
叔姪祖孫今已然蓋蕭蕭之謂也一限田公早錄來
碧雲可作雲程望羣玉當成玉局材自此登龍長聲價
詩名合得替人來許承祜與許師不昧誰出云
萬物何常盡寓公人亡人得楚弓同他年想像藏書者
紫說是宋塵中一翁說晉始撰得之語紫點鼠指云下
往讀昌黎集閒有論列籤於書眉今檢得之爲錄於此以
記一孔之見云真必對不讀小雅之遺也

昌黎之從董晉於汴也晉陽禮之而實不用其謀復志賦

隨筆三

六

非夫子之洵美兮以下至末一段往復咏歎感懷忠之不
輸善肆志之可復怨悻不亂小雅之遺也

贈桂立之評事詩注當是桂頻有詩望公推引故公有頻
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蒙謂是詩云才豪
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蟻蚋則譏崔之文也云念昔塵
埃兩相連爭名齟齬持矛楯則與崔初不相能也云勸君
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則諷之守分待時也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蓋譏張之擊毬一則曰公早結束來
何爲一則曰豈若安坐行良圖末則曰公馬莫走須殺賊
可謂諍友矣張答詩旣云儒生疑我新發狂又云勸我徐
驅作安討下卽云不知我事竟何成蓋亦未能納諫也

忽忽一章前數語頗健末云是非得失付間人則索然矣
謁衡嶽廟詩第二語云四方環鎮嵩當中下卽云火維地
荒足妖怪似突獨得墓誌云獨得墓誌云獨得墓誌云獨得墓誌云
昌黎秋懷詩解鮮霜中菊二首葛注謂有不遇時之歎蒙
謂是詩蓋謂節義之士遲丁百六當與國同靡非第歎不
遇也前曰前曰出獄奇以不同谷爲主對曰益棄奇與人爲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山多離隱豹野有求仲螻殆謂走馬
應不求聞達科者諷也父取爲其祖官及一世風之曰公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朗博士一首題張十八所居寺首皆
拗律非古體也

自六月廿六日至初三日曾雲密雨涼如深秋昌黎重雲

隨筆二

七

詩云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炎燠成寒涼
正復似之

考功員外郎盧君墓誌前則敘其與兄會交及隱居有聲
中則盛言與李栖筠之交相得其服官以一句足之曰在
官舉其職文之以虛定實莫善於此國子助教河東薛君
墓誌前曰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後曰益棄奇與人爲
同中云作詩作奏大射皆其奇不同處其服官亦以一句
足之曰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亦辟實擊虛
法也興元少尹房君墓誌云歷十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
以殿中侍御史刺丹陽軍使其後爲整屋令施州刺史丹
陽整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其法亦與前兩誌同

今諺之鄙俚不根者其始亦必有所本讀昌黎詩集時一

遇之曰中間也曰急疾如火也元和聖德詩曰挂一漏萬也山

詩挂一曰硬餅也爛飯也贈劉師服大肉硬餅如刃曰古

貌古心也孟先生詩古貌又古心曰可憐無益費精神也賈崔立

百孔千瘡也與孟簡尚書書曰飛黃騰蹶也符讀書城南曰無理取鬧

也答柳柳州食蝦蟇詩曰讀書須先識字然或以俗語入詩俗字入韻如嗟

哉董生行云唯有天翁知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云歷歷

想行店又云交驚舌互譖天翁及店譖二字昔人罕有人

詩又酬崔少府攝伊陽云蔬飧要同喫答孟郊云從嗔我

須較征蜀聯句解罪弔攀睛別趙子云擺頭哭不可喫較

暗擺頭字均俗

隨筆三

八

偶見一舊場廟堂碑殘本神采標映迥出他本之上末有

周道先跋亦詳覈錄於此以質鑿古者其跋云廟堂碑唐

虞文懿公世南撰並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太宗賜以

王逸少所佩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其事見於伯施

自書奏草真迹蓋當時已極重之故觀者車馬至至擅拓

日集不數歲石即毀壞元人虞堪定陶河出孔子廟堂碑

序又稱原石於貞觀時與廟屋並燬於火則是世傳相王

巨影額之石已為武后所重刻本矣金石錄謂舊碑無額

則天增刻文宗朝祭酒馮宿請琢去周字唐史遂誤以為

武后所立歐公辯之謂係貞觀之石睿宗加額不知二論

皆臆見武斷也考相王所書實非碑額乃是碑中首行題字豈有當時建碑特空出此行待後人增署之理乎彼睿宗所書馮君所琢確是重立石本無疑矣晚唐兵燹碑又不存至宋初王彥超重建石於長安取舊本摹勒上石初刻字卽不全蓋至是凡三刻矣碑今存陝西西安學中俗稱陝本是也城武另有一石不知刻於何年或謂在王本之前無攷證凡今行世惟此二種昔人謂陝本得其圓腴而稍失平正之範城武得其平正頗喪圓腴之姿並論參觀彼善於此蓋陝學本猶中郎虎賁型典猶存城武則優孟叔孫神情不類耳已辛外史與予同客袁浦雅同嗜好撥塵刮俗論古商今暇日出舊度廟堂碑殘字相示兼屬

隨筆三

九

爲之攷鏡按唐石久壞惟臨川李氏有拓本中如允文允武允字半泐經綸字全泐金鏡述鏡字全泐今此本字雖少而此數處皆完好其非唐石審矣旅篋適有彥超本舊拓出以相校字字不差黍粟蓋此殘字確是彥超本也憶余本得自吾鄉舊家是百年外物較近日拓本已高出數倍今與此相比不獨拓手不及遠甚而一則渾融藏鏗一則硬澀露鋒憤鼻錦衣相形見醜細睇殘字紙墨詳誦拓工洵非二三十年以外物不能有此古香古色其爲明拓無疑也滄桑叟變金石皆消區區斷楮歸然獨存雖所餘不及什一然古人得數行佳刻卽可以名世何必完璧是珍多藏競富耶外史其善藏之哉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

重九日兩窗無聊書此以塞命越蕃離拙生味腴周道先後又有己辛外史跋云丙寅仲春游刊上於故人余慎行齋頭獲觀此帖愛不釋手瀕行乞之至再乃許見歸蓬窗展翫彌加欣賞確非舊搨不能有此精妙雖所存已僅什一然吉光片羽自足寶貴奚必完璧始爲秘笈之珍耶裝成爰綴數語以志翰墨因緣云光緒八年重九日己辛外史識於袁補視惜齋齋末復有潛道人贊承興法乳上嗣山陰垂紳正笏淵穆肅森唐石嚮絕宋版斯欽寶茲零璧歲月遐深己辛嗜古周子鈞沈芸窗棐几價重南琛癸亥仲春潛道人題案道先與己辛外史不知何許人潛道人則子同年生王病山布政乃徵辛亥後更名潛凡所爲詩

隨筆二

十一

文皆自署潛道人云

仲楨於里中荒肆得叔高祖二知公所臨晉帖三段出以示予公書與虛舟學士拙老人齊名以名進士官學錄娶于文襄之妹當文襄柄國公浮沈大學中嶮然不滓終文襄之世未遷一官宜其書之間雅靜穆不食人間煙火也流覽三過敬識數語以志景仰壬戌清明後一日從玄孫煦跋時年政八十

蘇州半塘壽聖寺龍壽山房藏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有宋金華跋松禪師題其後云自同治十二年迄今三十二年矣舊題如夢因占一詩筇笠隨緣住籤厨待客開幸留吾舌在余病舌強端爲血書來一滴今猶熟三生世浪猜懸知

金齒地不著棟梁材未罾云光緒甲辰四月二十六日題
宋金華跋瓶居書時年七十有六案傳師爲高僧再來故
有三生句至一滴句則忠愛之忱昭然若揭末借金華以
自喻謂投宋南荒非待大臣之禮猶已以兩朝師傅而有
編管之命也

事不四聯日

效靈詩也

偶見敦煌石室藏唐人寫大般若經殘卷有端午橋李梅
尸題字予亦題一絕句般若一經佛心印敦煌石室得流
傳陶齋蜀碧梅厝杳把卷披尋一泫然

隨筆三

七

尙恥志處士志也凡入吾社者當慎彛檢厲名節私淑處
士庶不爲機變之歸

凡欲入吾社者必有本社二人爲之介其甫入也自書本
貫於冊要之白首不相背負然須質性篤厚志趣純正者
否則敬謝不敏懼流於黨也

陶桓公云大禹聖人猶惜寸陰我輩眾人當惜分陰此云
人必有所事事不可擲日月於虛耗也無益游談旣耗日
力且耗心力吾社不願有是友也今略仿胡安定兩齋法
凡入吾社者隨其性之所近才之所宜或治一經或治一
事每日必有常程日之所業或有所發明或有所駁難皆
記於冊七日一會講各出所記之冊質證而論辨之不用

飲不譴浪不談世務不臧否人物不作無益書有益詩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敬爲諸友誦之雜詩陶寫性靈莫如詩發摠志事莫如文凡入吾社者七日爲
一詩或一文會講時傳觀以驗所得讀書劄記亦可雜
程子云非欲字好卽此是學蓋書雖一藝而息心靜氣莫
善於此凡入吾社者擇晉唐名揚日臨一紙以爲游藝之
助與南夫蒙向欲著一書曰釋恥刺取羣經之言恥者條舉件繫采
諸家註疏以釋之未復斷以己意羣經畢再廣之諸子冀
於來者有萬一之補粗舉大凡而年衰學落卒業無期將
伯之呼敬俟吾友又擬仿朱子小學近思錄呂氏鄉約劉

隨筆三

三

鼓山人譜之例於昔賢所著有益身心與裨於生人日用
者鈎元提要各以類從亦幸吾友之相與有成也
釋恥一編迄未屬草僅成一序□□□□同社以補之其
序曰於戲世道人心至今日尙忍言哉盪決行檢滅裂彝
倫其流失敗壞至於斯極者莫不自無恥始故顧處士論
學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也王子始秋蟄居海曲與梅蓀祖
處士說提倡有恥爲學的梅蓀謂恥括四維蓋無恥必不
廉禮義因而漸盡予則謂恥兼括四端蓋恥卽羞惡之端
也無羞惡則斷眞喪良是無惻隱矣希寵冒進是無辭讓
矣黨邪醜正是無是非矣且羞惡之端卽良知也孔子云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孟子引成覿云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顏淵云舜何人也子何人也皆此良知所激發亦
皆此恥心所激發今之冒中國者輒曰奴隸奴隸即孟子
所謂人役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便是人役之根源今無
仁智禮義則不知恥而徒悻悻然恥爲奴隸恐覬國者不
我恕也爰刺取經籍中之言恥者都爲一編略事疏通名
曰釋恥以風世之爲機變之巧者世道人心或有萬一之
挽救年衰學落能否卒業正不敢知亦俛焉日有孳孳耳
世有志梅菴之志者幸輔翼之鍾琳庶幾成其志也
光緒庚寅子官輦下京東滂潘文勤陳文恪奏派子辦文
安大城諸縣急賑此爲子規振之始出守鳳陽幾於無歲
不災無歲不賑皆門下士魏梅菴家驊劉朴生鍾琳相助

隨筆三

三

爲理而朴生尤勤秦中大飢朴生獨往賑之本其心得著
義賑芻言一編與賑友研究久而凡籌賑者莫不奉此編
爲圭臬辟地滬上朴生復與予立義賑協會每值旱澇無
役不從天不右善朴生竟以勞致疾卒於丙辰今歲星且
一周矣世變日亟水旱而外復有兵災予雖勉爲其難爲
萬一之補救而求如朴生之助予者渺不可得爲載是編
以不沒朴生之苦心且使後之從事災賑者有所則焉

義賑芻言

不似他書而能切實於救災恤鄰之功也

履勘凡擬賑某地信之者先往災區周歷四境相其受
災之輕重緩急戶口之多寡貧富見其官紳商量入手之
處開辦之法需人款若干或賑錢賑糧得其端倪仍回集

人款尅日來辦此以近地言如在數百里外或隔省則不
託同志代為續籌俟勸災於來勸災之前商集人款大槪
能親往履勘必請精熟賑事至誠惻怛之友先行往

集人須邀實心救人實力辦事虛已從善能任勞怨之
人自發願往賑者乃不致貽誤否則寧少無濫

籌款賑款集有成數近地偏災集數千百金便可暫救
非三五萬金目前遠地廣災或賑一州縣之地

官撥兵勇護送惟萬不可受供應凡賑款分釐皆須親給
不能開辦即日自運以行如陸路荒遠可請沿途地方

於飢民辦賑之人川資食用皆須自備或力不能備者則
倡首者為之籌備

設局到災區擇適中要地或治所或巨鎮借公所或寺廟為局

集人款於其地雇一二村民炊爨司門戶一面與官紳商兌賑銀災區
兌銀

隨筆三
西

往往棘手平色價值務要公平不可換錢或購糧購糧弊
吃虧暗耗賑金多一金可救一命也

緩非本地多誠心樂善肯任勞任一面分人四散查戶局
怨之紳分司探運放給者不可辦

中留一二人收錢嚴禁初犯退換再犯酌罰每日收錢屯
集看發錢自查戶之日始即日發急賑與官紳商辦賑事

守之發錢若發總賑須多集友相助

及與查戶之友往來通函並考察災情調劑損益留局之

人關繫亦甚重要

查戶辦賑得失以查戶為最要關鍵既至災地即日審

清途境繪圖各分劃所查之界錢注鄉分路分路查戶人
且詳然不能勝查戶之任者萬勿令勉充其數一人各帶
一日查百餘家則千口之命繫此一人必慎之又慎官賑

在官戶口清冊此言州縣官平日之戶口冊如已辦官賑
之必並取其官賑之戶口冊以行之

每友一僮小手車或驢襍被攜筆冊此指按戶寫給
飢民之票冊沿路

挨村查勘將至一村先遙視其大概景象至村口下車驢
令車驢夫覓村中長老問明若干戶請其引路至一戶呼
停俟村外覓村中長老問明若干戶請其引路至一戶呼
家長出令引入室逐細察度視其一家老幼身面年歲衣
履行坐言語視其室之器具厨箬及平日藏貯錢穀之所
視其兒童牛犬之肥瘠衰旺問其人平日之所業一一詳
審熟籌相其家受災之輕重緩急爲算至收稼之日春賑
麥季夏賑約賑給若干乃能救其一家之命變通量劑故
籌至秋季約賑給若干乃能救其一家之命變通量劑故
有戶同口同或其人之老弱壯羸不同情形緩急之不同
田廬器畜之不同所賑給多寡因之有過半倍蓰之殊田
畜丁壯可持者入口以
上率須酌折口數給票如悍獨死病不能支持毫無生計
者必給兼人之食蓋所賑者災不能徧賑貧窮必爲納羨

隨筆三

五

補不足減次貪加極貧以不均爲均期於救人救溺有持
無遺之說者不分輕重緩急普徧給賑以爲無傷陰德不
知賑款止有此數如一盃飯給與一眞飢者食之不能救蓋
日之命若令二三不飢者分食此眞飢者必不能救蓋
給不飢之民必貽害眞飢之民且不飢之民蓋與之或因
以爲利或恣其酒肉烟賭仍不吝以賑害之日屢賑之人
其民必貪必詐必惰賑者蓋不得已而用之故屢賑之人
遇可以不給而強求者必諱再四勸諭令其讓與眞飢
之家亦彼之功德且凡至一途而行之大義其言易入必有
必勸諭以孝悌公正直道而行無一稱頌以爲積陰德
感慎勿緘默寡言模糊善給博一時之稱頌以爲積陰德
於子孫而其無形之遺孽蓋不可以數計矣總之當賑者
雖倍給不可靳不當賑者雖強求必勿與慎勿有所贖徇
曲從也此查戶之所以極重非其入之心地精力眼光智識

俱優難勝其任卽四者俱優亦斷無勝任愉快之日雖聖
賢豪傑爲之亦無自足之時無可止之境故堯舜猶病文
王如傷猶云知已禹稷猶已飢溺伊尹若已內溝語云救

荒無善策旨哉言矣惟有專誠殫精始終罔懈非賑無思

非賑無言非賑無事開賑日凡看書題詠尋覽古蹟之類均當停止即友朋緘札家書亦當可

已即自然無一時不知疾病無一事不覺殃害庶舛失差

減查十戶行十事或有二三不誤者若以矜心躁心忮心

憐心臨之一日不知殃幾千百人官賑義賑之人往往志

一死者皆其心目未稍省察是人不死於災而死於賑之

人矣謹舉經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爲賑之心之體時時

念念當如此復舉傳曰險阻艱難備嘗之民之情僞盡知

之爲賑之用其效如此

覆查 領賑一邑之人俟查戶及半時必親身四出覆勘

抽查一次以考所查之得失以量劑補救之關係至要不

可輕忽

急賑 查戶時擇尤飢之戶不能待至發總賑之日者先

給一小賑票寫明某村某人給錢若干率自一千起遞加

至十千止票上註日月親書字押此票亦由局製備百張

查戶之友令即日往發賑局所領錢暫濟急賑至總賑大票查

時仍審酌寫給

總賑 須俟查戶十之七八約算每口應給若干視賑款

定大口或一千或千數百至二三千爲計於賑銀大數無

甚贏奇細定期寫告條曰某月某日放某某鄉賑錢或

糧凡領賑者務於是日黎明齊集某所親身持票每村之

人各聚一處聽候挨村點名親手給與賑錢在三五日

將告條分貼城市及所放之鄉村至發賑日須擇寬廣之

地如書院講堂寺觀大殿之內分友至局所總要門口設几按賑票根

冊挨鄉村逐一點名驗票令飢民親身持票進內至發錢

及糧所領給隨時註銷原票如放數賑將賑票印一初賑

手交該飢民領回告領賑飢民令其由後門出入不得出

知後期再來領賑領賑飢民令其由後門出入不得出

入一門放賑局所必須有前後門以便一出入凡出入

一門者往往擠踏死傷多人且延時日若前有二

三門點名後止十門令領賑者由之出向無礙惟各門令

人守之入者不得出出者不得入即局內友僕亦不得隨

意混亂是日一俟放畢儘晚截算大數請本地紳士襄算

賑票如放數賑點名處友另開一條書明俟賑歲之日將

某村某人初賑錢若干即據此算俟賑歲之日將

賑票與根冊算清開明大數交地方官報告冊票存案放

之日先期請地方文武官來彈壓並派勇守前後門每門

二三名不必多仍須局友時出查察有無需索等事發錢

算票仍須多請紳士或商舖司計者相助此須先期請州縣官備諭邀集

平糶 凡災區丁戶過繁無款徧賑須另籌墊若干金集

本地紳士之廉正仁明者十數人或七八人分任購米發

糶等事或募集若干金預備糶虧之款周轉運糶虧盡爲

止其應糶之民卽由查戶友人於查時分別次貧之戶給

一平糶票寫明某某大小若干每名應糶若干或路遠與

老弱婦女不能日日來糶者准予三五七日一糶皆於票

中註明若災輕不賑止須平糶之邑亦必先認真查戶給

票發糶總之無論官義賑糶皆必自查戶入手查戶真切

則事事有濟查戶顛預則事事虛糜門口遇凡發糶票賦

隨筆三

路而飢欲死者分友設局收育之俟賑戴設法留款令人分領或留養此須經理得人始不致聚而殃之蓋賑災宜分不宜聚或行寄養之法以所收之孩給貲寄養於慈謹中老婦人之家令十日一驗孩發錢亦有飢苦不能自育其孩者酌給錢令養之勿棄亦十日一送驗發錢與工此須與地方官紳同心同力始可舉行綱目繁多不備志

隨筆三

六

糧之商民若干家臨時請官諄諄勸諭令糶尤須與地方官先請大府籌款購糧平糶或卽照本值發賣並請援案奏免關稅發護照招商自運糧至災區發售則糧日多價日賤昔於徐於皖皆行之奇效

禁販人口 災區販賣婦女幼孩須先請官嚴禁仍與同人到處察訪凡有窩家販戶確查指名請官拏辦此似於義賑無涉然婦稚出販則災後之生聚益凋元氣難復所以不得不防

醫藥 災區必有疫凡將賑之初必先籌百金數百金購時疫良藥大約水災之疫宜熱藥如塘棲痧藥純陽正氣丸立生丹之類寒熱溫邪宜菩提丸瀉痢宜治痢散

治瀉痢極

效不過五百餘文一料瘧疾宜十錢已瘡方旱災之疫宜
每料可服二百餘人涼藥如清瘟敗毒飲太清丸之類若能訪聘良藥設施醫
局尤善

瘞埋 遇有死喪之家看其情形給與棺瘞之費路有餓
孳及殘骨隨呼地保僱人出貲買席督視深理有停柩久
者勸助令葬此皆弔死防疫之義

善後 賑款有餘如所賑之地官若紳有實心實力勤恤
民隱者與商量留款興辦水利習藝種植育嬰棲流等善
舉如無人款則已

程限 同賑之人率數人公僱一謹愿之僕或二僕不得
一人一僕在途在局甘苦與共每飯一蔬不得受官紳一

隨筆三

九

切微末之饋查戶之友酌定每人一日須食用川資若干
皆須一律不得稍歧天明出查日暮隨所至借宿非自買
之物分粒不食非親查之戶不得給票已查之戶在其家
臨時寫票凡事先

據人所告事後勉強相
求皆萬萬不可給票 所查之村或令地保引路亦止令
立於門外不得令其僥言亦不得令各村之人先來迎接
或備車驢來者必婉言令反雖固邀請亦宜卻之開局之

日卽請官出示辦法令災民各還家候查不得在局門求
乞出查之友各請官給鄉董諭帖令互相開導並帶一簡

明牌示紙約尺餘用篾席黏
貼細竹爲柄隨行略言查戶章程與自備資斧
不須供應及嚴禁董保借端需索事仍須明察暗訪凡有
書差因他事在外捏

借賑務需索災民者請官
嚴究此風到處皆有慎之凡於賑可以益助之事同求進

步有妨害之事其相杜絕庶期覈實差免殃民
虛已凡至一邑一鄉必先訪求公正廉明眾望所歸之
紳士耆老商請相助或其地當事紳董不盡可恃必旁咨
博采求不當事之端人正士如必不能出身相助能於事
直言無隱可以知災情民俗及所應辦之事辦法之當改
革損益於賑亦大有益每遇紳商耆老必詳問情形與局
中及查戶之友寬嚴得失並訪問其所知一鄉之善士邀
爲臂助有來助者屬其隨時留心察訪賑務情形盡以相
告查戶之友每日於所歷之鄉村遇人輒詳加訪問到此
村必問未查之村情形若何過彼村仍問已查之村當否
若何遇有鄉居好善之士必邀其在鄉或至局相助十室

隨筆三

三

之邑必有忠信以善及人信從者眾亦至要之端也
和衷辦賑之人各行心之所安同求於事有濟乃反身
而誠同羣維卹之義同人須化一切意見聞見互相告過
失互相規起居飲食與俱艱苦疾痛與其本爲救死扶傷
而來自擊災民之相繼而斃不能盡拯卽粗糲不忍飽奔
走不遑處更何忍求飫肥甘日耽安逸凡查戶之人每日
須將所至情形及所給多寡函告於局在局之人須日訪
察四鄉災情與查戶者之或寬或嚴隨時函告持一邑之
平以爲量劑或在局之友四出覆勘抽查見查戶之友必
以得失盡情相告無少隱諱或懇懇函告總期於災民有
濟卽有一二浮言譎語亦彼此有聞必告惟期多盡一分

心力多救一分民命若隱默曲從平日友道尙不可況當此十百千萬災民生死呼吸之際而忍爲此世態酬酢自問此心能爲人乎能對天平總之凡有害於賑有背於義者同人必去之務盡防之維嚴或稍免殃民之罪耳

右稿自癸卯洎乙巳印行於成都濟南安慶歲丙丁淮徐海鳳穎泗諸府州洊飢爲賑諸君多以此編爲標本均云可見施行已酉歲都中同人復印行偏災諸省越庚年庚辛江北皖北復大災兩省賑會於京滬印寄災區凡所條列已數次實習研究似可目爲經驗之方云煦幼奉先母訓家不特殺少長從成心巢丈於江甯結放生會月市水族放之江中子與恭恪執其役如是者數

隨筆三

三

歲丈旣歸道山子與恭恪亦宦學四方此會遂罷魏君梅蓀與子志同辛亥而後皈心佛乘茹素諷經甲子建放生池於三汊河子與印光師贊助之印光師提倡喫素有勸喫素文曰虛空世界原自清寧一切眾生皆具佛性自迷眞逐妄背覺合塵故無端起貪嗔癡造殺盜淫致世界成一大劫網而一切眾生輪轉其中莫之能出可不哀哉造劫之因雖非一端而其最大而最多者莫過於殺生昔願雲禪師偈云千百年來盪裏羹怨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半夜聲可知屠門哀號之聲一日不息則世上刀兵之劫一日不能免靜言思之甯不危懼夫

人知愛命物亦貪生今試易地以思使剖腹刺心之酷加

乎我身我苦何如使刀砧湯鑊之慘加乎我身我痛又何
如人有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之愛物亦有雌雄卵雛之類
殺彼子女充己口腹其悲痛孤苦又何如夫人與人處睡
肯尙且必報物雖無言知覺與人何異每見一大都市宰
殺水陸飛走眾生以充口腹者日以千百萬計驚痛憤恨
鬱成厲氣積之久久大千天和饑饉疾疫刀兵等劫由此
起矣此因果報復一定之理苦於世人相沿成習不覺不
知耳王洋帆曰昔賊匪蜂起遺此枕藉李秀才培德謂二
仙觀林道長問生靈何辜遭此大劫遺此大劫遺此大劫
殘忍成風宰殺重積之久久大千天和故天降此飢饉
繼以刀兵收錄人民以真物命耳又嚴紹庭曰明季有王
居士謁小洞天尊者叩云舉世盜賊縱橫干戈擾擾億萬
生靈遭此大劫願吾師垂金臂救之尊者云惟有戒殺放
生可免耳以上兩篇是以弭劫莫先於戒殺莫要於護生尤
段見好生救劫篇

隨筆三

三

莫善於茹素此素食同緣社所由起也

以上言飢饉刀兵等劫皆由世人宰

殺孽重所致欲弭劫運莫要於多結同

志戒殺乞素以期各保生機共挽天心佛言食肉之人斷

大慈種我觀眾生輪迴六道迭爲父母六親眷屬更相噉

肉無非親者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不

食肉者卽是無量功德之聚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

人殺害眾生此楞伽經之言佛家奉爲金科玉律者也

引楞伽經明佛家戒殺斷肉食之旨或曰戒殺斷肉食佛制也儒家聖人則

無此語則應之曰孔子之經莫大於易其言曰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古之聰明睿知神

武而不殺者夫子思作中庸以述祖德曰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孟子私淑其學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

曰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也夫有罪當殺牛羊雞豚之

屬便何辜人不忍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豈爲區區口腹忍

殺無辜乎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孟

子方便說法耳即不見其生亦不忍見其死也

即不聞其聲亦不忍食其肉也迄乎漢代大儒厥有仲舒著春秋繁露以

明孔子之教則曰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

不愛奚足謂仁儒家聖賢垂訓其戒殺不章章乎大戴記

有云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夫悍者殺之端

也亂之源也智慧者仁之迪也治之本也故肉食之民每

好殺而難化穀食之眾常和平而易親徵諸中外理無或

爽吾聖人既判其美惡之殊由於肉食穀食之分則必以

肉食爲宜斷也明矣朱子註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曰未

隨筆三

重

七十者不得食也七十曰老而傳蓋以家事傳諸子七十

奉甘旨之誠重在存養者之禮與告朔不去餼羊愛禮之

意略同非謂年至七十必定食肉始能養生也印光法

師曰此世間聖人所立之體法自佛教東來暢明三世因

果六道輪迴之生理而且歷代史書多有人畜轉變之事

固宜特開眼界慈念生靈毋徒固守權如是則食肉者鮮

矣又以敲得菜根百事可做爲小學終篇其望人茹素不

隱然言外乎由是觀之戒殺斷肉食於儒家何疑以上所

引儒聖之言原非專爲戒殺斷肉食而發第於性命日各萬物中

日保合萬物日並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人於萬物中

若無故殺害一微細生命即於各正保合並育之旨有傷

而況其大焉者乎又況此爲甚此聖人所深懼也茲特蒐

集經訓以闡明戒殺斷肉食屬佛聖人其心不二在明眼

聖經本旨亦正圓明無礙而不必以牽合經文爲疑耳

又謂人人都戒殺物類不將充滿世間乎吾得引紀慎齋

家訓以正告之曰世人不食虎豹未見虎豹充滿人間山村內儘有一村不食蛙鰕者彼地蛙鰕亦不見獨多況按之因果正理畜生一道實因夙生殺業受報而來若世界人人戒殺將直無此畜生惡道矣何慮之爲以上釋物類充滿世間之疑或又曰飲食所以養生喫素有礙衛生奈何則曰無錫丁仲祐先生所著素食主義一書已詳論之矣第一章言肉食之害素食之益至爲明切肉食含有疫毒誠不免有礙衛生素食天然真味營養分以植物爲最富不似肉食渣滓多而消化難是素食不但無礙衛生乃深合乎衛生也仲祐精中西醫學其言可信何不取其書而詳玩之釋吃素有礙衛生之疑總之戒殺茹素可以弭劫可以養心可以惜

隨筆三

五

福可以延年無悖儒佛兩家聖人之旨而又適合乎養生人亦何樂而不戒殺茹素乎以上總結前五段南海印光法師宏揚淨土常常以戒殺放生喫素念佛八字教人其所撰金陵法雲寺放生池疏曰近來天災人禍頻頻降作憂世之士以爲此等業果皆由殺起倘能知物不可殺則斷無殺人之理又曰放生原爲戒殺而戒殺須從喫素始倘人各戒殺人各喫素則家習慈善人敦禮義俗美風靡時和年豐何至有刀兵劫起彼此相戕之事乎上年在愚園內道院說法謂勸人喫素較之勸人放生功用尤大此爲不放之普放蓋喫素爲實行放生之事放生乃爲感發人喫素之方便若不喫素則所殺無算所放其有幾何哉一時聞

者靡不感動興起此又素食同緣社最初之緣起也述印

光法師語與開章顯雲禪師偈相應顯雲禪師偈是說造劫之病即光法師語是說免劫之藥深望海內

各界善士減少肉食相率提倡息殺行慈之道共趨於蔬

食一途以迓天庥而弭劫運功德實爲無量無邊第有一

至簡要之言謹貢於當代仁人君子之前莫謂一人發心

戒殺喫素保全有限何補眾生須知天下者人與人之所

積而成也擴而充之推類而廣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鉅其種因則小其收果則大況聖慈加被天道好生此中

更有不可思議之力存焉是在勉強行之勿自餒而已矣

社中同人不勝企祝不登用蓋無德之爲是誠玉好其取

附錄紀慎齋家訓附錄紀慎齋家訓

隨筆三

水鮮中如蛙鼈螺蚌蟹蝦鱖等類凡無鱗者斷不可

供厨饌雖有故亦不宜用蓋無鱗之魚最難死故其死

最酷與宰牛之慘皆仁人所不忍言又凡此類每一餐

殺害至數命或數十命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等情形

未曾提破所以食之不覺自此提破心中便慘然不忍

何苦爲一刻口腹使家人操此惡手乎痛戒之痛戒之

宰鰻舉刀亂斬寸寸跳斷見之令人股戰一烹鱸傾

入沸湯極力跳躍上衝釜蓋其聲極慘一烹鱉之慘與

烹鱸等湯火既熱釜中狂奔疾走其聲甚急少頃方寂

然亦有先用著點死而後烹之然一點之下足爲之自

落慘痛如此又有蒸鱉法其痛與烹鱉同但縛其足使

不得動耳醉解亦然而一時不能速死其痛當更甚至若醬解無不斬腰斬時兩鉗入足俱捧住刀口劃然一切分作兩截足猶戰動不已烹蝦先翦去其頭尾與足中段之身猶跳躍醉蝦移時不死往往上箸時猶動水雞頭隨刀落猶以兩足抱空處皮既剝下全身猶跳且形體如人忍食之乎花鱸魚等性最久剝腸之後移時不死鍋湯漸熱往往游動刮魚爲丸往往肉盡露骨半身猶動剝鼈劊蚌俱屬極刑至慘至痛龜肉雖無烹食之理亦閒有食之者聞得甚慘自方鋸及殼中劊出以至烹時終日不住牽縮野鴨一網兜住俱活活搯死與絞犯無異火銃打鳥鐵珠入腹卽殞

隨筆三

五

命與戰陣時人遭火礮無異若鐵珠入他處當銜食哺雜時猶能忍痛回顧其巢而後墜下牛最有知其性如人將宰時淚落如珠其聲嗚咽頭既落兩目猶睜視不瞑見之真令人心酸羊最剛很臨刃時未嘗悲號然死則目不瞑與牛同猪最蠢然畏死甚於他畜就縛及飲刃時哀號之聲震耳慘不忍聞凡當痛苦時必大聲叫號聊解痛於萬一而宰雞宰鴨必緊握其頸而割之並不能少有呼號此痛直入骨髓以上各條若一一設身處地思之真不能下咽矣

蜀費此度先生明季貞士辟地廣陵清操朴學爲遺老之冠著述極夥牛歸散佚有宏道書三卷力破宋儒學統之

說旁稽博采以爲之證而宗朱儒者深不滿之蘄水陳仁先侍郎其一也其從子尙詮詆之尤力同年王病山布政蜀人也服習是編奉爲圭臬有與尙詮書曰歸後誦手示敬悉一一令叔於宏道書必格不相入僕前函言之矣今足下所批亦皆衍令叔之言而益求抵牾者此書翻異千數百年學案欲求折衷一是誠未易得其人然苟虛心研理不爲諸儒語錄之說所錮蔽未嘗無離合得失之可求如必煖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曰令叔之意似尤以今日世界更不當議程朱者其實今世界方將廢六經黜周孔又豈僅推崇程朱能挽之耶正恐因拘守程朱之說而道不能宏反爲周孔累耳孔子之道獨傳於程朱程朱之說

悉符於孔背程朱無異於背孔子則曰此書曰可也僕於此書未嘗悉謂愜當要之凡所條議大都爲國朝諸儒習見之說費先生特薈萃而發明其義所引據者經所佐證者史所參攷者前人之論箸決非妄肆胸臆放言高論可以一筆抹煞者比其視程朱皆人品甚高而糾正其學說之不可從者乃自比於諍臣諍子之列苦心孤詣亦已較然誠於此欲加爭議平心靜氣蘊義正宏今乃仍執程朱學說與程朱一脈之傳所墨守不易者推崇張大務爲凌折而壓服之又蔽以一言曰訛謬曰敢爲大言所謂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而惟異己之言是除門戶之見是徇者加之此書期期竊謂不可天下惟禪宗之學其高僧數人動

言坐斷天下古今人舌頭蓋其理本元奧慧自天通未至其境者無從置喙若孔子之道根柢六經明白簡易人人共見其間反求於心而皆得其安焉有執數卷語錄爲鐵案遽欲封斷天下後世人言學之口者且如道統之說上掃七十子下掃漢唐數千百賢儒而以私淑之程子直接思孟天下古今之大言宜無若朱子者今忘朱子爲大言而斥夫求爲諍臣諍子者爲大言則毋乃習焉不察也又足下所批尙有兩處尤令人愕然者一爲論楊子雲往年湘人王龍文著刊散文二冊曾見禱於散原因索得觀之其中痛罵楊子雲甚多因面質散原略謂自漢至唐皆推尊子雲無異詞更無議其失節者謂漢唐之賢皆不知名

隨筆二

元

節可乎自莽大夫之書法出而後人人以罵子雲爲能此事恐須平議凡劇秦美新之爲他人僞託與法言安漢公一條之爲後人竄入考據家言之詳矣卽就班史觀之本傳有褒無貶其始爲郎因年次轉秩大夫而所職止於校書投閣之後已謝病去矣及莽復召爲大夫當不過仍充校書之職其下文卽敘其家貪嗜飲賴好事者載酒問字事此其祿之微薄職之閒冗可以概見此漢唐人所由不以失節責之也散原極爲贊同

謂王文談理疵類甚多所稱者別有在耳今闕

宏道書乃知鄙見適與暗合至子雲當日是否畏禍不去史文既略尙當闕疑而費氏必以畏禍爲解已可不必又引及孔子之仕魯於措詞稍似過當要之於平議子雲大

意無害也

大約古人論名節不如後世之苛而隘其節義之烈者未嘗不矜而異之否亦不專以失節罪

人如齊莊之難荆刺馳歸而死左傳及韓詩外傳俱稱之晏子則曰非其私暱誰能死之是褒荆刺未嘗必誅晏子

也微子箕子殷之三仁而受封於宋於朝鮮以後世之論則貶臣矣又孔子許管仲之仁而不答其不死亦可相參

足下於費氏之申辨子雲至責爲名節掃地而曰議論宗

旨如是無復足譏此已非僕所能喻又極而推之以樊某

之仕袁賊爲比夫樊之爲人及其仕賊可與子雲同日語

乎費書之辨楊又可移之以辨樊乎其引費書一遇亂離

及飢餓一段此段大意極論空言之學不能救世而引生

平親歷之境所感觸者發其端覆按文字並無疵類謂其

時雖心在腔子卽物窮理致良知何補救世是明其實空

言不能救世理最易明何必待亂離飢餓時始能悟及先

隨筆三

完

生議論必求透闢求質實故述所身歷者言之究之於文

又何害耶指空言無實用目睹弱肉強食尙不能救此與

因窮餓而遂至隳名喪節之人有何干涉足下乃斷章取

義謂一遇窮餓心中無守遇黠寇出示安民亦將頌之如

此推勘既已奇絕乃又引而伸之極而斥之曰觀其所言

不過窮斯濫矣之小人何足言學此等罵法直與原書之

文若不相蒙

陳同甫上孝宗書有曰始悟今世之儒士白

之入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離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

趣此正復辨學書凡七具在兩賢集中又前人曾譏符離

之戰所死卅萬人而南軒述乃父是時在軍中能不動心

以此爲稱美此二說此二處皆聞之咋舌夫費先生賢儒

也本傳具能讀書人也其針砭程朱離合得失當非我

輩能判要之有志經世之學爲孔子所不廢斷斷然也孟子謂說詩者不以辭害意足下前半所批僕雖不謂然所爭猶在義理若此兩處尋章摘句吹毛索癢乃至醜詆毒詈若有深仇夙憾者然宜不至此呼何其甚耶僕之淺陋烏足論學又素日畏閱語錄如足下所引多未寓目更烏足與賢竹林論學比因閱費書私謂足資討論因本陶詩賞奇析疑之語逆之足下旣彼此所見判然固當默爾而息各從所好前函因有暫從擱置之請不息必爭如朱陸皆大賢而鵝湖之會幾無復儒者氣象此何爲者耶乃足下三次手書言之不已尊批必責以答覆遂不得不率臆以對然言之冗長徒添枝蔓而無益商榷殊不如寒夜一燈同打詩鐘之有興味也

隨筆三

三

釋恥之作卒業無期予曾有二釋梅蓀有一釋並錄之以

見一斑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註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金壇馮煦曰案道者天下爲公也惡衣惡食者不便於

一己之私也旣志乎天下爲公矣而復計較於一己之私引以爲恥不知子路之衣敝緼袍惡衣也顏子之一

簞食一瓢飲惡食也二賢曾不之恥而茲士恥之其去

二賢遠矣此而猶與之議天下爲公之道其識既卑其辭亦倍且一念在道一念在衣食營營交戰之私憧擾

於方寸雖大庭廣眾論議風發亦若不可一世而其中之調停遷就嘗有自反而不縮者亦安望有洞徹獨到之見守正不阿之論足以裨益天下耶且恥惡衣則必求美衣是致飾於外徒以說人者也恥惡食必求美食是飲食之人人皆賤之者也吾見學道之士矣其始程褐不完藜藿不飽囂囂然安之若素一旦得志緩帶輕裘衣服麗都日食萬錢無下箸處若不知有前日事者皆此恥惡衣惡食之心潛伏於中而恣償於後也且不獨衣食已也充類至盡凡其一己之所奉大之名爵祿利小而宮室妻妾與所識窮乏者莫不去惡而就美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天下尚可測其所至耶此誤用其恥

者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隨筆三

三

煦案孔子曰見賢思齊焉孟子引成覿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無他恥不若人也苟爲不然人明而我愚人強而我柔人賢而我不肖若聾若瞶漠然無所動於其心恬然無所忤於其顏其志卑而氣靡丁此天演物競之世必不足以自存也決矣且匪獨一身一家已也推而至一國莫不皆然以我與泰東西各國衡之彼家給人足財貨充溢我四海困窮救死不贍日稱貸於彼以取濟旦夕不若一彼之兵士技擊精紀律明人人有親上死長之心我軍氣鴟張

騷然不靖勇於私鬪怯於公戰其橫暴閭里比之賊梳
兵篋甚則劫其將領犯上作亂不若二彼注重墾殖寸
土皆青礦產尤其所亟我不毛之地童童濯濯之山彌
望皆是五金之礦棄而不治或拱手而授之彼地有餘
利人有餘力不若三彼百工一藝不惜日力物力精之
又精且揣我之所欲作爲奇技淫巧以蠱我餌我我昔
之顛門美術旣卽淪亡其日用所資者亦皆故步自封
不思改革凡品物所陳無天無人只見彼之輸入不見
我之輸出不若四夫我之所以見推於海內外者以道
德耳今之循循禮教東修自好者固不乏人而口夷心
蹠滅裂行檢亦比比而是則其恣睢昌披者至以孔子

隨筆三

三

爲不足師並君臣父子夫婦之彝而棄之彼猶惜名譽
守法律其所傳哲學亦幾幾與我舊道德相頡頏此尤
不若之甚者也綜此不若人之數而曾不引爲深恥振
厲發奮以斬一雪積之又久國日卽於貧弱終亦必亡
而已矣民日卽於愚柔終亦必奴隸而已矣孟子曰何
若人有誠哀之也誠危之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
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

江甯魏家驊曰案今之鄙爲奴隸者卽孟子所謂人役
是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此八字者人格卑下萬惡淵
藪實造成奴隸之模型猶之弓人矢人造成弓矢一般

天下未有弓人矢人以成弓矢爲恥者而竊怪世之人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羣不知恥而獨悻悻然不甘爲
奴隸此何說耶豈惡其名而不居人卽寬其格以相待
耶恐覘國者不我諱矣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何以立
曰人人何以立曰仁與義孟子提出恥字而單言仁何
也恥本屬義一爲仁則仁與義合立人之道具矣且所
謂仁者不忍人之心也賤莫賤於奴隸其人慘莫慘於
奴隸其國不忍於一人寢而不忍於一國之人而此不
忍人之心又舉國人心所同有一人曰吾恥之則一人
奮然自拔於奴隸矣一國之人曰吾恥之則一國之人
奮然自拔於奴隸矣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民不

隨筆三

重

能者誣其民者也嗟乎國之所以廢興存亡國人同負
責任仁者人之道立於國乎何有

高叟隨筆卷四

金壇馮煦

時年八十有四

柔兆攝提格

鄧璞君云如臬車馬湖有百歲老人夏王氏乙丑三月二十七日其所生之日也有壽之者見老人髮斑白如七八十人額廣眉展手紅潤猶少年耳聰而目明老人自謂我無所長唯不近於酒亦無他嗜好勤儉治家飲食節起居時而已自安逸奢侈之習中於人心嗜好之足以戕賊其身者且千百於於酒而不恤更何計及飲食以節起居以時乎此老人之所以壽也有子四德修七十五德奎七十二德榮七十德隆六十七均業農婦亦全孫七曾孫九一

隨筆四

堂雍睦且讀且耕誠盛事也

丙寅浴佛後一日夢中得一楹帖子甚奇上句云爲蘇子瞻頭綱消息而來每試新茶聊自雪下句云有鄭思肖心史流傳之作重臨古井竟無波子性嗜茶尤嗜龍井昨自西湖歸數有以龍井相餉者辛亥而後蟄居崧曲愴懷身世間有述作丙夜蕭寂殆性光發露而爲之邪旣寤乃泚筆志之以畧知我

西安毛俊丞寄予新得唐顏勤禮碑蓋魯公之曾祖也碑甚精整足補家廟之闕王幼農歸陝時亦親見之其跋曰右唐顏勤禮神道碑魯公撰并正書歐趙均箸錄勤禮惟貞之祖魯公會祖也據宋敏求長安志顏師古墓在長安

縣南二十里勤禮爲師古弟墓亦當在彼處金石錄云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輦取境內古石刻爲基址此碑幾毀而存是此碑移置城內在宋哲宗時也不知何時歿於土中去冬復見於省長公署案省署卽勝朝布政使署唐爲尙書省或云于志寧郭汾陽宅基金元明皆爲行中書省宋時守臣蓋亦宅此碑中所紀顏氏世繫與家廟碑同而加詳書法神采煥發則遠勝焉蓋廟碑椎拓多屢經剝蝕此碑轉以沈霾得葆其真也碑四面刻字惟右側銘文磨泐餘均完好集古錄云立石年月皆亡而跋尾則云大歷十四年立趙錄亦云大厯中立蓋承叔德父皆曾見未磨以前拓本叔弼未之見也又案魯公千祿字書

隨筆四

一

殷夫人碑署銜皆稱第十三姪男據家廟碑所載以臬卿兄弟雁行數之魯公應居十一家廟碑署名第七子據碑魯公實居第六王蘭泉侍郎不得其解今攷之此碑魯公從兄弟凡二十二人無可疑矣碑中顯慶作明慶蓋避祖諱家廟碑叙公祖昭甫下註本名顯甫碑中斷爲二每行闕一二字證以廟碑皆可得之總之凡有闕文疑義取兩碑互攷無不渙然冰釋殷夫人碑剝蝕太甚得此碑細心研究可補之闕文亦不少真大快也

京口耆舊傳不著撰人名氏實則吾鄉宋劉文清宰所著也見文清漫堂文集卷八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書中丹徒陳慶年善餘橫山鄉人類稿卷十二有京口耆舊傳撰

人考一篇精覈不刊錄之以詔讀者其考曰京口耆舊傳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皆載其名而不
著撰人名氏其書又久經散佚乾隆間四庫館臣從永樂
大典中錄爲九卷而爲之提要云考書中蘇庠傳末云子
家世丹陽先人知其狀爲詳又從其孫嘉偕家傳則作者
當爲丹陽人庠卒於紹興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孫則當
爲南宋末年人也此但據本書所言籍里以意推證其時
代而於撰書之人未能質言之也今案宋劉宰漫塘文集
卷八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云昨荷郡博士不鄙惠書道
使君將修方志以重此邦令某搜訪前輩行治以裨會粹
繼邑大夫過訪出所得台翰亦謂如此顧惟晚未豈足以

隨筆四

三

知前言往行第以奉命爲寵不敢引辭黽勉期年幸已就
緒名曰京口耆舊傳以私居之紙札俱繆繕寫不虔不敢
徑達謹納郡博士處倘得台旨收上略經電覽賜以數語
冠諸篇端庶藉品題足傳不朽據此文是京口耆舊傳爲
金壇劉宰所撰也考嘉定鎮江志卷十五宋太守史彌堅
傳云嘉定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八年九月五日除寶謨
閣直學士依所乞宮觀是彌堅守郡在嘉定癸酉甲戌乙
亥之三年其時爲鎮江教授者爲天台盧憲子章嘉定鎮
江志卷十六教授盧憲注云嘉定六年癸酉三月至元至
順鎮江志卷十七教授徐伴德注云嘉定九年丙子七月
至是憲爲鎮江教授前後凡三年有餘與彌堅守郡正在

一時宋方逢辰咸淳志序云嘉定七年史貳卿昇校官重
修貳卿謂史彌堅所云校官卽劉漫堂此書之郡博士皆
謂盧憲也今嘉定志中稱憲者四條書中所載事蹟亦惟
史彌堅最詳則漫堂所謂荷郡博士惠書遣使君將修方
志者卽今嘉定鎮江志是矣彌堅於守郡之明年昇校官
盧憲重修郡志以搜訪前輩行治屬之漫堂漫堂回史侍
郎書所云屢勉期年幸已就緒者則嘉定之八年也此回
書又有炎夏方中甘霖繁望與侍郎再歲此邦百廢俱舉
云云則此傳之成在嘉定乙亥之夏間是京口耆舊傳一
書漫堂正爲嘉定鎮江志而作故其書所探京口名賢事
迹皆迄於成書之前本書卷二丹徒姜謙光傳合敘艾謙

隨筆四

四

三人事考之漫堂文集卷三十艾澹軒先生墓誌則謙卒
於嘉定之初元也又本書卷六金壇丁權傳附其孫丁明
事謂其卒於嘉定中今考漫堂文集卷三十六金壇丁博
雅先生誄云其卒於嘉定辛未則嘉定之四年也又本書
卷七金壇王萬全傳嘉定癸酉卒則嘉定之六年也本書
明言嘉定者僅此二處皆在嘉定七年以前是生存人不
錄必其卒於嘉定修志時者方爲立傳其例甚明乃提要
謂其書各傳事迹始於宋初迄於端平嘉熙間此但據王
遂劉宰二傳言耳遂爲王彥融之孫王萬樞之子四傳同
在七卷考彥融傳旣著其爲韶之孫與父宗云云故於其
子萬全萬樞兩傳卽不復再及今乃於其孫遂傳又鄭重

而言之曰遂熙寧樞密韶公之高祖也樞密生著作郎宗
著作生淮南運判彥融運判生吉州太守萬樞吉州生公
其數典不忘若其傳特起與祖父不相承者此必他人之
所綴繫而非漫堂之原有遂傳也故其傳有公與漫堂俱
從黃公直卿遊公與漫堂共創社倉又其女嫁漫堂子汝
進云云是遂傳明非漫堂所作則涉及於端平閒事又何
足疑至卷九之末劉宰一傳更爲宰嘉熙閒卒後他人所
爲不得謂漫堂原書果迄於此也若原書果迄於此則丹
徒大港之孫沂卒於端平改元漫堂集卷三十孫承直墓
誌謂爲政行三邑者又何爲不著於此傳又丹徒埤城楊
恕卒於寶慶元年漫堂集卷三十二亦有擴誌者也是傳

隨筆四

五

何不於楊樗年傳下而錄子恕之名耶可知漫堂於耆舊
事迹必迄於嘉定七年以前有斷然者漫堂先世自滄來
潤初徙丹陽後遷金壇故於卷四蘇庠傳云余家世丹陽
先人知庠狀爲詳先人謂雲茅居士劉蒙處也漫堂傳京
口耆舊止於雲茅居士其傳但著其上世一再遷居及居
士與兄嗣慶分葬兩邑之故而不略著其他行實體與他
傳爲殊而於傳末又謂居士之沒王公萬樞狀其行今不
敢述恐累於私不足以光潛德云此則確爲人子之詞蓋
其言固明且清矣漫堂於潤守修志搜訪前言往行而於
其親不敢多所稱述以明其無私漫堂蓋自謂其書可取
信於後世云爾漫堂一傳蓋卽修志者之所續撰傳末載

實齋王公狀蒙齋袁公銘謂二公非私且誣者天下後世
可視以取信云云蓋亦猶漫堂之志也漫堂撰集京口耆
舊而以先人終焉續是編者卽殿以漫堂之傳則是傳之
爲漫堂所撰復何所疑館臣錄此書編爲九卷丹徒立傳
者三十九人別爲二卷文二十四葉耳此以丁氏嘉惠堂舊鈔本計之每葉
三十行行二十字若以館臣校注者併數之約多二葉半若丹陽則三十九傳內周字蘇頌應
改屬分卷爲三爲文四十六葉矣外校注約入金壇亦三
十八傳卷分爲四葉至五十九外校注約入金壇亦三
此傳宋時當別行故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四張章
簡公綱康齊帖下有子官京口讀者舊傳之文至顧鎮江
志卷十一京口耆舊傳百六十二板是此傳在元時尙有
刊板存於郡學也惟自來未見傳本故全以舊鈔本數之
此必其家世原在丹陽而傳土著籍又必見居於金壇者

隨筆四

六

而後於二邑之文獻乃能獨富於徵存也此不屬之漫堂
而誰屬耶館臣校寫是書知以漫堂集各文參考其異同
而於漫堂回史侍郎書專言此事者獨不一加檢照亦其
疏也嘗讀明邵經邦宏簡錄張綱傳謂其著有京口耆舊
傳九卷此則甚可異尋其傳謂綱字彥正句容人曾祖俊
由金壇徙居始占籍焉高宗時徵猷閣待制檜當國劾罷
之孝宗時卒年八十四是卽漫堂耆舊傳卷七之張綱也
漫堂於是傳載綱所著書有華陽集四十卷書解三十卷
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洲
倡和八卷於其所撰述記之甚詳而獨不載京口耆舊傳
之名如果綱有此書以漫堂之恭敬桑梓安肯輒沒其名

其回史侍郎書亦不及一字公然以鄉先輩之書名冒爲已有耶此可以決其必不然也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十八張綱傳於綱著諸書亦據漫堂所錄不言有是傳足以明余說之有徵矣邵氏所述蓋由於纂事不審遂掇爲巨謬耳京口耆舊傳關於吾郡人文甚大於撰人不容聽其有誤故詳考之如此以俟明者論定焉

趙爾豐季和之習永寧道也凡三月所誅者幾三千人以苗溝古蘭二地爲多其手戮者三百一十七人鄭子均劉懋政所殺尤多子均爲密查懋政爲督捕而錄供者劉有貴也供情不確有貴每力爭爾豐輒拉燒之但令速殺而已崔品三崔明德兄弟也有萬金之產爲團總有練丁通

隨筆四

七

匪者崔兄弟皆坐誅臨刑之頃行路皆爲鳴冤其產以四千元充公餘則瓜分之故時目趙爲屠戶鳳全之殉巴塘也其家治喪受弔者有勝於門者曰鳳老子一世稱雄舞爪張牙威權不減趙屠戶狗奴才而今安在粉身碎骨報應還看沈胖娃蓋借鳳以譏趙兼及沈也鳳鞫獄時每自稱老子沈名口口時官成縣龍茂道體肥有胖娃之稱與趙鳳相比云

慰子示子六舟丈與適庵舅氏書數十通中多見道之言亦間及時事有與予心相契者聊識於此以見襟抱焉其陳臬甘肅過青嵐山一絕云懸崖萬仞傍雲根蓮接崑崙近玉門北斗京華在何處只應叱馭似王尊又於旅店見

一聯云竟有何功無非一箇禮之用果然要戰幾乎嚇殺
煥乎文蓋上聯隱一和字下聯隱一章字卽合肥之名也
又云天時已入溽暑在人則心經應之甚望息心自掃一
日中試自看有無思無慮時否不能無思慮而能減思慮
漸減漸少亦可養心氣滋心液而卻暑之道在其中若有
可出游處亦宜不時一出木鬱達之火鬱發之與上所言
不相悖而相成也又云要彊之人必致操勞過度此亦通
病非自己能將外事置之度外斷不得結實其實能省心
便省心此中亦有工夫在亦有學問在不可以其常談而
忽之也又云官爲太守其冗忙殆如州縣而猶刻刻恐造
孽因仔細思量不如歸去又云鄙意所尤重乃在周易述

隨筆四

八

義春秋直解詩義折中之三書此可與七經別行者如有
善本零購或不難也炳燭之明於我何有直同玩好而已
予比年以來於書籍皆隨意流覽了無所得正丈所謂直
同玩好者蓋亦老人之恆態也

蘇省各稅局所全年所收之數癸亥隨筆中曾備載之今
年復得財政廳寄一比額表來視癸亥又增九十四萬九
千七百三十七元都七百三十二萬四千六百七十六元
二角凡大勝關二十一萬五千九百二十六元江甯二萬
二千五百十八元六合四萬五千零五十七元瓜泗五萬
九千三百六十一元荷花池五萬七千六百九十八元灣
邵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一元寶高八萬四千二百九十元

揚眾車四萬七百三十六元宿審微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二元蔣壩三萬元靖界三萬二千四百十六元泰興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三元通如三十三萬八千三十八元海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元菱東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五元樊孔五萬一千九百五十七元鹽城四萬六千一百十六元阜甯五萬二千四百八十二元龍錢三萬七千三百九十七元青東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四元運北統捐八萬八千七百六十七元上新河水釐四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五元鎮江水釐五萬一百三元江北猪隻統捐十五萬七千四百三元駐蕪米捐二十六萬元甯垣認捐六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元開徐鐵路貨捐五萬二百十九元蘇城三

隨筆四

九

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元平盛六萬七千五百三十五元震澤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元同里五萬四千五百五十一元無錫二十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元武丹十萬二千五百九十元宜南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九元江陰二十四萬一千三百二十二元丹徒二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六元常海十九萬五千四百三十九元崑太十萬一千三百三元上海七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元吳淞四萬二千六十一元吳淞沙鈞船八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元閔行半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元五庫十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元崇明七萬六千四百二十四元無錫絲繭三十五萬元武丹繭稅十八萬元江蘇煤油補徵八萬元江蘇紙箔三十六萬元下關

鐵路二十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元鎮江鐵路六萬一千八百三元七角武進鐵路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六元二角丹陽鐵路四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元八角無錫鐵路八萬一千六百六十七元三角蘇州鐵路二萬六千七十八元又袋角鐵路十七萬一千三百六十九元五角上海北站鐵路九萬六千八百九十元上海南站鐵路四萬一千九十二元七角

一亭自日本歸云日之佛學皆我國僧爲之先河一則一山國師一則隱光開黃檗宗又云有正倉院者藏續藏及舊本書籍已閱千三百年我國藏書家無如此之久者又云淺草公園有觀音寺極靈異癸亥震災避入寺中者萬

隨筆四

十

餘人獨無恙院寺均在東京
徐吉甫劍州謁諸葛武侯祠感賦七律二章其首四句云
萬里鄉書未可期劍州霜冷鴈先知棧雲寒透千峰瘦羌
笛愁生兩鬢絲劇佳蓋用劍南宿武連驛均也
周業勤藏有胡文忠與汪梅叟書十數通裝爲一冊其中
精當之語節錄之以資省覽
凡人執事不敬者不可
爲將不可爲吏
林翼八年歸里查開田疇粗足衣食不
必取以自肥處此時事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卽不然而
特以貽子孫酒食之資亦大愚矣
八舉世靡靡偷生苟活
蘇常爲督撫所駐紮之地僅一徐公守節廉恥之義世固
不講矣
凡食物以清淡爲主所謂清氣得來難也交誼

亦以淡爲貴小人之交如醴終必乖矣嘗笑近來士大夫絕無師友之義一入官場具曰予聖古所謂與役處者今日之官長是也

十月十六日梅蓀來云長安劉古愚先生之講易也謂今世運值離離爲戈兵故兵禍蔓延至今未弭時咸同之交也梅蓀引而申之云離爲中女其所涵三卦爲巽兌又長女少女也故女權日張聞廣東財政廳以女長之南軍之入鄂贛也女隊常爲前鋒謝鴻勳之死女賊之也且萬物相見乎離殆五族大同之兆邪予亦謂離南方之卦也故南軍之起銳不可當又爲火爲雷則礲火之象也今所謂赤化亦火也爲鼈爲蠚爲贏爲蚌爲龜則介冑之象也皆

隨筆四

十一

兵也且易之義扶陽而抑陰今離與巽兌皆女陰象也兵亦陰象也陰盛極則陽微兵禍恐非旦夕所能弭而吾民無唯類矣哀哉

今俗每歲之首各書吉語榜於門古春帖子之遺也丙廷亦然歲暮則派翰林官書之煦已丑十二月朔書三十有

七皆素絹也其文曰令序紀青陽五色雲中呈瑞旭元音

調太簇萬年枝上扇祥風太和殿中右門高五尺七寸廣五寸三分鳳律引

南薰天迴玉輦龍文環北極路轉瑤宮保和殿左耳房高四尺二寸廣

五分玉燭調元光華賡復旦璿樞建極宇宙慶長春乾

門之內左門屏門高四尺廣二寸五分入閣道風清千步輦慶霄日麗萬年

枝乾清宮往南西圍廊朝東單扇酌元符於斗杓三辰

麗日集繁禧於宸極五緯迎祥坤甯宮景和門高二尺三寸八分蟠

桃千歲果温樹四時花坤甯宮承祥門高二尺一寸五分卿雲迎絳

闕瑞氣近黃扉坤甯宮東丹墀下瞻瞻南朝東板四座高一尺一寸五分地

接瑤池佳氣滿天開玉牒慶雲長坤甯宮東穿堂後榻扇高三尺七寸廣二寸八

分南極獻霞觴愛日長添麗景西池開寶扇慈風普被

陽和慈甯宮徽音左門高二尺四寸廣四寸禁柳低垂千縷綫宮花濃發

萬年枝慈甯宮徽音左門右耳高二尺二寸廣二寸青律調春淑丹曦展曙

華慈甯宮東圍廊單扇門頂雙扇門高三尺五寸廣二寸龍光輝玉卮蕉喜集雕檐慈甯宮

宮東露頂雙扇門高三尺五寸廣二寸

板門高三尺五寸廣二寸

佳氣傳瑤圃祥光護玉枝慈甯宮右雙扇門高一尺五寸廣二寸碧窗紅潤檐花雨翠幕青舒砌草風慈甯宮西

邊朝南榻扇高恩渥九重敷湛露時和萬里布春風康

宮大殿東圍房榻扇霏微瑞啟星宮曙縹緲陽迴月殿

上壽康宮大殿西圍房榻扇九閭開壽域一氣入春臺壽

宮南牆門外東邊小板房單榻林凝淑瓊宇燦韶華

門高壽康宮東露頂單門上閭闔連雲燦熒星光環紫極杲

截高壽康宮東露頂單門上閭闔連雲燦熒星光環紫極杲

恩映日輝煌霞彩麗丹霄壽康宮大殿後西房中榻扇高四尺廣四寸位育

本中和曰旦曰明至誠丕應寅清爭上下亦臨亦保敬德

昭宣齋宮宮門內屏風門高二尺四寸廣二寸二分日麗祥雲燦春和瑞草榮

齋宮東配殿後板院門高一尺五寸廣一尺四分

會三元齋宮穿堂後屏門高二尺五寸廣一尺四分淑氣通黃道祥雲護紫

宮永壽宮東板院雙扇門高一尺五寸廣二寸

隨筆四

宮後殿西配殿高

春臺麗景占同樂玉燭祥容慶永調

一尺五寸廣二寸

重華宮東耳房高

一尺九寸廣九分

帝極建中和鳳儀獸舞皇仁被草木

澤潤山輝

馬圈箭亭大門

甲午西太后六旬萬壽子奏派爲撰文曾纂宮殿各聯

六十一則後以日本搆毀慶典不行所撰之聯附載於此

亦不能別某宮某殿所懸也十月爲陽闔闔九天開景運

一人有慶垓垓萬國合歡心瑞溢彤廷錫羨延洪光玉

牒祥甄紫澗重熙累洽行瑤籌西極雲開縣圃桃成千

歲實南宮春早掖廷梅報萬年枝寶祚延釐瑤闔星雲

廣復巨璇圖介祉蓬壺歲月駐恆春景運重光玉緯凌

霄通北斗慈暉普照金莖湛露頌南山玉陛垂裳雲管

隨筆四

三

甄和調鳳律金波照幄霞觴介壽祝鴻釐紫闕延禧大

地凝膏霑露鑿彤闈集祐鈞天廣樂奏雲璈周甲祥開

神筭永綵齡億萬昌辰瑞啟福漿遍飲界三千長樂稱

觥期棗漢桃供大養太奉奉堯堯樽舜膳祝無疆北極

拱宸居雲蓋輝絳嬋幄西山迎輦路衢歌聲徹娥臺厚

德協坤貞八表山川永固壽徵瞻彩九天日月齊光

鳳詔九重和喜氣龍章千載觀恩光河嶽珍符開壽寓

日星景貺耀奎章喜起歌徵鴻業盛孝慈錄衍燕貽長

花生五色頒皇誥芝苗九莖應壽昌天府金泥傳鳳

諸雲閭玉券晉鴻稱華祝三多縣福椒藻敷八極仰宸

儀義籙呈祥縣祕紀河圖獻瑞慶熙衢藻儀濡筆陳

嘉頌芝檢敷文煥祕書 陳書金匱承天寵鑲牒璇宮頌
聖慈 延義錫名傳記錄祥曦珥筆侍清嚴 承旨紀恩
延祉祚濡毫修注戴光榮 右陞記言宣大號中宸出綉
慶昌期 丹籙凝庥藥闌滋寶露紫苞肇瑞蔽省霽祥曠
五鳳駕安輿霞捧瀛壺日月九鴻瞻喬采雲開瑤闈乾
坤 頌獻九如寶籙延釐縣愛日曲賡四會瑤宮介壽酌
流霞 玉液零甘三秀草滋仙禁綠金曦綉采九英梅綻
掖垣紅 瑞協恆春湛露濃青瑣闈居尊長樂慈雲深
護紫微垣 益地圖開鵝鵝輪誠來九服延年樂奏鸞墜
振采下諸天 景祚靈長王道蕩平歸有極太和翔洽坤
元光大福無疆 依愛日以循陔福祚永縣圖籙戴慈雲

隨筆四

十四

而負辰昌光上引鉤鈴 丹萸茁紫芝生諸福之物畢至
堯酒斟舜韶奏三代以上同風 虹旒慶月披祥輝映軒
車紫鬪露流膏雲垂蓋庥凝玉檢金泥 紫氣霽金觚東
觀承歡光似幄黃流輝玉舜南陔肆雅啟任惟 雲陞沛
恩綸率土欣逢千載會霞衢開壽寓萬天齊上萬年尊
日中獻瑞呈黃字天上稱觴拜紫宸 卅色祥霞明玉冊
九重旭日靄璇闈 彩衣曜日浮龍袞瑞玉鑄雲集鳳文
月晷呈祥輝令緒坤維逢吉衍昌期 寶鏡光呈仁壽
字金根香霽吉祥雲 瑞肇皇基綵寶構祥開聖祚煥瑤
圖 九服清怡齊獻壽三辰炳蔚競呈符 一代鴻圖輝
玉牒萬年燕喜進瑤觴 獻瑞五雲光殿陸賜醑十日徧

荒以後民氣未復繼以庚子之亂地方凋敝萬分吏治亦壞經岑春煊極力整頓趙爾巽繼之漸有起色唯遷調太易未能觀成臣請於張曾敷來見時飭令凡岑春煊趙爾巽所辦的事接續去辦庶不至前功盡棄臣此次調岑春煊實萬不得已以兩廣地方緊要督撫確有一種毛病好變更前任的事臣不獨盡棄前任的事不可卽不明變而視爲前任之事不甚著力屬員亦窺伺意旨相率因循使前任苦心經營之事不廢而廢最爲可惜臣可不是

隨筆四

七

前月十五日臣懿旨罷印花稅及一切雜捐臣皇太后視民如傷之心天下實受其福總要外省奉行諸臣能仰體臣聖慮以勤恤百姓爲心臣所知如湖北安徽雜捐江蘇房捐皆瑣碎騷擾不成政體且官捐一錢百姓所費必不止一錢書差有費鄉約保董有費不肖州縣甚至從而染指停止雜捐民卽免無窮之累矣然治百姓之權操之州縣用州縣之權操之督撫若督撫得人州縣卽不敢虐民督撫不得人所用州縣亦必不能愛民臣願臣皇太后臣皇上以百姓爲重慎選督撫勿憑一人之愛憎勿徇外人之向背凡督撫聲名向來好的容有末路不振的若聲名向來平常棄瑕錄用斷

不能必其晚蓋如廣西巡撫王之春人極長厚而心地模訥公事廢弛多假手幕友家丁廣西匪亂方亟恐非該撫所能了願 皇太后 皇上以地方為重慎選公正廉明之臣以代之

民為邦本近年各省時有匪亂旋即解散全恃民心固結百姓原好的四川廣西之亂皆是窮民地方官平時既不知撫恤百姓聯絡教士一有教案又不能持平往往袒教仇民以致激成事變但有威望素著之督撫以臨之多選好州縣自能漸定現在廣西匪蔓延頗甚將及貴州湖南邊境湖南已簡趙爾巽貴州已簡李經羲岑春煊又督兩廣若廣西再得人則匪亂不足平請

隨筆四

文

釋 聖懷

你今年多大年紀 臣 今年六十一歲

精神很好 臣 託 皇太后 皇上如天之福

岑春煊趙爾巽的考語都很好 臣 隨岑春煊趙爾巽辦

事不敢不盡心唯才識迂愚豪無報稱實在媿竦之至但能盡心辦事最好 謹遵 聖訓

皇上諭曰你去罷 臣 煦起側行退出暖閣外時已正三刻十一分矣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仁壽殿請 訓恭紀

是日巳初初刻三分詣頤和園仁壽殿殿西向

皇太后

皇上坐北壁南向臣煦北面跪

皇上諭曰你幾時出京臣煦對曰臣二十外出京

要走多少天臣約五十餘天可到

皇太后諭曰走旱路走水路臣煦對曰川江夏天水大

難行臣仍馳驛

要走山陝臣是

四川匪亂雖平民情浮動現在岑春煊已離四川仍恐人心不定你就趕緊去臣求催錫良從速赴任臣當隨同整頓聞川省仍苦旱臣到以後當察看情形稟商護督臣

陳琦加意撫恤

現在百姓甚苦正該加意撫恤屢次匪亂旋卽撲滅全恃

隨筆四

九

民心固結臣愛惜百姓須有好州縣現在唯以整頓吏治爲要且川省南控雲貴北枕兩湖又爲山陝後路其地大物博自古爲形勝之國可戰可守若整頓得好緩急實有可恃

你辦事很好現在時事多艱全仗你們大小臣工幫助國家臣敢不竭犬馬之力

四川礦產極盛臣四川礦產外人垂涎已久現在法國已有四縣英國已有七縣若他國援以爲請恐利權爲外人所奪總須本地商民設立公司自行開採始能抵制外人收回利權

藏地多事番子均有外心臣藏番本不可恃又值英俄互

爭隱相煽惑應請慎選駐藏大臣開導達賴喇嘛撫恤
藏番使知 朝廷德意漸就我範圍自不至有外心
了

如有不肖州縣卽嚴行參辦 臣斷不敢扶同姑息

這纔是

皇上諭曰你跪安罷 臣 煦起立退三步向

皇太后前跪口奏 臣 馮煦跪請

皇太后聖安復起立向

皇上前跪口奏 臣 馮煦跪請

皇上聖躬萬安復起側行退出殿外時已初一刻十三分
矣

隨筆四

三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交卸安徽撫篆擬陳愚慮片
再 行年六十有六報 國之日苦短今者去皖又不
獲瞻戀 闕廷一申愚慮時局艱危莫甚今日 臣 有久
懷於中而不敢言者卽今不言匪唯上負 朝廷實亦
下慙夙夜歎歎愚誠敢爲我

皇太后

皇上披瀝陳之今之言時務者莫不曰立憲也開國會也
求人材也行新政也禁煙也修鐵路也防革命黨也 臣
以爲皆末也而非本也何言之憲法國會天下皆謂早
立早開一日則早治早安一日 臣 則謂立憲開會爭人
心之公私不爭年限之遲早誠使在上者人人懷忠愛

在下者人人明公理立憲開會誠治且安卽不立憲開會亦未必不治且安若劫於一時之風議驚於一己之名譽主之以無羞惡之權要輔之以無忌憚之新進卽今日立憲開會而欲天下之撥亂而治扶危而安臣愚所不敢信也此一末也明詔求才亦云亟亟矣然觀京外大臣之所舉內而丞參外而監司實居多數而山林枯槁之士窮巷韋布之儒初無所聞丞參監司皆朝廷業經登用之人初不繫此一舉也且今既分期查驗矣其如何破格臣不敢知若如前者經濟特科列之以無足重輕之目與之以不甚愛惜之官非常之才孰不甘心氣沮此又一末也興學練兵諸政皆當務之急然

隨筆四

三

爲政不取乎備而取乎精不在虛文而在實際上之創一事也指畫聞耳而民竭千艱萬辛之力以應之乃前事方興後圖又作一或不慎不中道而輟卽更絃而張成效未徵而民已重困矣且每行一新政其所師之教習所資之器用無一不取之外洋我多興一新政卽彼多闕一利源以民間敲骨吸髓之餘徒以任外人之囊括而號爲能行新政者又往往以舍己芸人爲開通縱欲取度爲文明宜民之對新政而唏也此又一末也鴉片之毒流及百年今之查禁不爲不嚴乃京外之以嗜好聞者前則陸寶忠陳名侃今則文海載昌豈京官之吸煙者僅此數人乎外之督撫司道遂無一吸煙者乎

夫上之所以示下者曰信與公若同一嗜好而用舍異
民愚無知將謂嗜好之有無視能力之強否強者有嗜
好而服官如故弱者則否此尙得謂信且公耶抑臣更
有慮者今奉遞年減種之諭以皖而論不待十年種
者已絕若我無產煙之地仍有吸煙之人本土旣無必
消洋土彼且將責損失於我如謂彼與我約亦當減運
不知洋商嗜利何所不至且我實有甘心受餌之人孰
從而禁之耶此又一末也鐵路爲交通之要然川漢粵
漢經營數年此蹶彼起交攻互譏所集之款數百萬徒
供一二任事者之揮霍侵漁而曾無尺寸之效外人每
思乘隙而攘之今以紳商之無效復將以大臣督之大

隨筆四

三

臣位高望重豈能於路工軌料一一目驗而躬測之仍
不過委之一二任事之人此一二任事之人果能彼善
於此正不可知且以集款之艱或仍借材於他族則路
權終非我有是不啻舉其土地而授之人也此又一末
也自□□□於海外風謠四起然實則一二渠魁外
其附和者皆無意識之少年也誠使修明政治慎選牧
令子惠元元彼將無所藉口以爲煽惑之地或免胄以
釋猜嫌焚書以安反側彼猶得反正以歸於我不此之
務日事誅求恐真黨人未必得而波及無辜轉以堅不
軌之志且使天下人人自危亦斷非朝廷之福此又
一末也之數者皆今日所經營唯恐後時者然成績未

暗流弊已滋臣故曰皆末而非本也本何在則在

皇太后

皇上之聖心與中外執政諸大臣其在

上者辛丑回蹕曾奉有母子一心之諭薄海臣民同

深感仰其在諸臣者一曰去私一曰知恥今

兩宮孤立於上列國環伺於外中外執政諸臣宜如何激

發天良支持危局迺每遇軍國大事往往發言盈廷莫

執其咎苟爲權利所存又心競力爭毫髮不容以相讓

官以賂章政以賄成運動一言流聞通國此無他不去

私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某

也由某人援引某也與某人黨同報紙喧騰貽笑他族

隨筆四

三

甚至同爲督撫而又聽命於督撫同爲軍機而又受制

於軍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此無他不知恥也以無恥

之人而又懷挾私意雖在無事之秋亦多貽誤況今日

耶在朝廷優禮大臣方冀其宏濟艱難有包荒而無

督責不知包荒一二人而使天下皆受其敝似亦非

朝廷望治之心也

皇太后

皇上乾綱獨斷舉此貪黷昭著威權喧赫之一二人首先

罷黜風示天下收拾已去之人心其中外臣工亦將爭

自濯磨格私心萌恥心不敢復逞故暫內而百姓外而

列強莫不仰我

皇太后

皇上除舊布新帖然嚮化而後大局乃有可爲之望端本
不之要莫切於此

辛丑三月成恭恪殉於靈壽予得報爲位於鳳陽龍興寺
以祭奉乙未天津臨別時所贈小象於其中而題贊於上
方編類稿時未經列入偶於敝簾得之復錄於此以章恭
恪之烈云贊曰遺稟有云助攻君父匪心所安邦圻千里
印纍綬若知此蓋難唯弟噉然眾濁獨清力鄣狂瀾一擲
萬古言歸帝旁雲荒日寒

光緒丁酉部議減例案裁書差予時署鳳穎道兼督鳳關
有上玉爵棠撫部之春書曰前奉電傳四月十七日上

隨筆四

西

諭著各督撫飭所屬將例行案卷一併清釐妥定章程遵
照部章刪繁就簡嗣後無論大小衙門事必躬親書吏專
供繕寫不得假以事權嚴禁把持積壓串通圖利諸弊其
各衙門額設書吏各分別裁汰差役尤當痛加裁革以期
除弊安民毋得因循包庇等因欽此伏讀之下欽感莫名
方今時艱孔亟非實事求是釐剔蠹叢斷無光復之望
聖謨洋洋洵經國之遠猶救時之急務尙位卑才闇何敢
妄參末議唯再攝巡符忽忽逾歲管見所及亦不敢匿而
不獻謹就省人省事二端簡易可行者爲我公一詳陳之
所謂省人者何以煦衙門論之一道也一關也一營務處
也一支發局也道關各有書差處局各有司勇道之書差

處局之司勇尚不過多關則數百名矣今擬道房分六科
每科一正一副禮兵工三科較簡則只須一正刑科較繁
則酌添清書一二名不過十人而裁其餘關之經制及書
舍卑纔約四百許人四月一換班每班七十許人今擬在
關書吏每班減爲四十人三班凡百二十人足一屆簽派
之數而裁其餘裁之之法在道則十年以上者裁在關則
五年以上者裁蓋例三年一考吏三考則報滿關書之著
役五年則報滿也父子兄弟數人在官者則留其一而裁
其餘從迴避例也至處局司勇亦可併而爲一蓋分科則
事有專責有專責則易於考核限年報滿則在事不久在
事不久則機智不熟膽量不大易於防制父子兄弟不並

隨筆四

五

用則一彼一此各不相謀把持壟斷之風庶幾稍熄此遵
裁書差之大略也所謂省事者何一保護各國游歷也既
行之道又行之關又行之營務處今擬專屬之道以其爲
地方事也一更換防營之將弁也既行之營務處又行之
支發局又行之道今擬專屬之營務處以其爲防軍事也
其他似此者亦如之此當併數處爲一處也一命盜案之
開參也一各屬員到任之履歷也一各直省督撫之到任
也一事一報一行一復徒資煩瀆今擬改一季一報上申
則造冊下行則抄單其他似此者亦如之此併數事爲一
事也例案旣簡則下之書吏有暇力有暇力則易以養欲
上之書吏無苛目無苛目則難以舞文此猶其小者也三

事大夫履繁劇之任雖諸葛公之親庶務陶長沙之惜分陰每有日不暇給之勢今例案既簡日力有餘得以葆精尚神規其遠者大者而不至傲於無用之地此遵裁例案之大略也抑煦更有請者例行案卷蹈常襲故者數百年舊有書差安身立命者數百家今一旦損之又損必多不便之人其弱者觀望徘徊徐圖其後其强者比周譸誑訟言其非煦一署事之員一傳眾嚇恐難竟行其志此在公之執持而非煦所敢知矣

癸卯陳臬四川五月上官有札各屬數則亦錄於此以誌鴻爪其札曰

照得本司昨以地方利病專札飭查又積弊相沿爲四民

隨筆四

美

所易犯者條列各端示禁在案唯念同官爲僚有勸善規過之義本司往讀汪龍莊所著書於吏治官方言之最悉今特節錄數則附以己意前則禁民爲非茲則與人爲善合亟札知札到該員立卽遵照該員等皆有治人之責然欲求治人必先自治故所舉各條於治人從略自治加詳該員等或學養有素或閱歷較深正無俟本司之饒舌而他山之錯借喻風詩麗澤之占亦詳易象本司願與該員交勉之也

一呂氏當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汪龍莊首重勤字蓋不勤則勢必不清慎於何有又云怠之禍人甚於貪酷貪酷有蹟著在人口闖冗之害萬難指數夫民以力資生

荒其一日之力卽窘其一日之生年少鄉居見人赴城
投狀率皆兩日往還已而候批已而差傳倩親覓友料
理差房勞勞奔走動輒經旬至於示審有期又必邀同
鄰證先期入城並有親友之關切者偕行觀看及至臨
期示改或狡者有所牽引論俟覆訊則期無一定或三
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離民須守候工商曠業農佃
雇替差房之應酬城寓之食用無一可省迨事結而兩
造力已不支輾轉匱乏甚有羈縻公所饑寒疾病因而
致死者嗚呼官若能勤何至於此是龍莊是言剴切指陳
發人深省該員等一日居官除廉俸爲國家所頒其
他皆食民之食也食民之食卽當忠民之事振刷精神

隨筆四

七

屏除嗜好以民事爲己事官盡一分心民卽省一分力
官盡一分力民更洽一分心殃祥之幾實基於此願該
員等之自擇所從也

一川省盜風之熾與皖北同本司前守鳳陽與所屬牧令
約一月之內官須半月在鄉半月在署少亦十日在鄉
二十日在署蓋官常下鄉則盜賊自聞風遠徙咨詢父
老稽查牌甲窩頓亦無所容身治盜未發莫善於此皖
北行之頗著成效且不獨治盜然也官所至之鄉有小
小爭訟兩造具在立爲判斷無時日之稽延無差役之
擾累在本官不過勞片刻之精神而百姓受無窮利益
矣然本官下鄉必須少帶丁役一切火食皆由自備不

得責令地甲團首供應其害終歸於百姓也該員等誠能俯采此議以一騎一役周歷四鄉日與民親自無壅蔽難達之隱倘任衝繁多盜之缺自揣精力不能耐勞卽當據實上聞辭繁就簡猶不至自誤誤人若夫一出國門與馬喧赫從者如雲所至之地雞犬爲之不安何論百姓則又不如戢影衙齋深居簡出百姓猶得享無事之福也

一時局艱難物力耗竭莫甚於今日非力求撙節斷無自強之望蜀號富饒今則遠不逮昔該員等服官於此無論實任署任凡與馬衣服酒食之類務崇儉約勿尙奢侈在候補多年甫經署事者本形拮据卽實缺之員久

隨筆四

天

任繁要亦豈能以有限之俸廉供無窮之用度今日不能儉異日必不能廉至非時之宴會不衷之服御尤爲弊習本司不願該員等蹈之也龍莊又云利徑一開萬難再窒情移勢偪欲罷不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官掣肘利盡歸人害獨歸己敗以身殉不敗亦殃及子孫皆由不節之一念基之故欲爲清白吏必自節用始又云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宅門以內仍與家居無異女紅中饋不改寒素家風則家人無戀於一官而退計不難自決矣其言絕痛該員等其三復之

一川省候補各員閒居省城每有家丁攜貲來投謂之帶肚一經有缺則用爲門印簽押名則家丁實則債主事

事爲所挾持官遂難於自主自前署督部堂岑裁革門丁此風當絕如仍有似此惡習卽將欠項還清遣之他往亦有官初到任書吏各有饋獻多或數千少亦數百謂之到任規若輩本非素封凡所饋獻其來處正難究詰萬一收受將玩官於股掌之上矣其後舞弊營私何所不至官若執法以懲必將反噬茲二者皆害在本官者也又有官初到任輒向地方富紳巨商借銀或稱舊債須償或謂解款難緩自一二百至三四百積少成多遂至鉅萬出有印票宜乎必還矣金旣入手前事若忘迨將交卸又治具相邀詭稱歸款將印票收回款仍無著富紳巨商孰敢以數百金欠項與地方官爲難乎

隨筆四

完

名則通融實則誑騙茲一者又害在百姓者也收受書吏陋規旣干例禁欠債不償亦復官箴有玷該員等幸以廉介自持勿流於墨

一簿書凌雜不能不借炊幕友然幕道亦難言矣龍莊有言往余年二十二三初習幕學其時司刑名錢穀者儼然以賓師自處自曉至暮常據几案治文書無博奕之娛無應酬之費遇公事援引律義反覆辯論閒遇上官駁飭亦能自申其說爲之主者敬事唯命禮貌衰議論忤輒辭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羣焉指目而訕笑之未有唯阿從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時猶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數年以守正爲迂闊矣江河日下砥柱爲難甚

至苞苴關說狼黨援端方之操什無一二初入仕途
往往坐受其誤而不自知嗟乎今距龍莊又百數十年
矣該員等擇友自輔甯取方嚴勿取軟美尤不可懼上
司之勢徇同官之情非其人而友之亦庶乎相與有成
矣

一龍莊又引諺曰莫用三爺廢職亡家蓋子爲少爺婿爲
姑爺妻兄弟爲舅爺也之三爺未必才無可用第內有
噓雲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非十分敗壞不入
於耳迨入於耳已難措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壞法三
者相同而子爲尤甚龍莊是言可謂深切著明乃本司
到官後移交卷內尙有控某令以親子充門丁一案雖

隨筆四

三

查無實據而人言藉藉可爲寒心願該員等各守龍莊
之戒不用三爺尤以約束子弟爲第一要義亦自全之
道也

一川省各衙門遇有喜壽等事往往以戲酒酬客此風一
煽民間相率效尤省城唯甚酬神演戲幾於無日無之
果皆勸善之文亦足補教化之不足惟 國家多難既
非臣下宴樂之時卽以民間論之每次演戲必先歛費
強者食而弱者肉其弊一也戲場所在必與賭俱趕集
之資應手立盡其弊二也淫詞褻狀婦女觀之則蕩佚
神志孩提觀之則斷喪本真其弊三也三國水滸等戲
鉅奸劇盜裝點入神萌亂起爭此爲甚速其弊四也凡

此諸弊指不勝窮尤以誨盜誨淫爲最各廟會首及地
甲團保見有此類戲文必須嚴行禁革若隨聲附和知
而不舉該員等一有所聞除將戲班分別責逐外所有
各廟會首及地甲團保一併嚴懲其編造曲文頌揚官
長尤屬有干例禁或被訪聞或經告發編曲與演戲者
究明提辦以挽頹風

一鴉片之流毒中國甚矣 朝廷既屢申禁令官場亦有
係考成嗜好一言幾同六法該員等或偶有沾染卽徐
爲之戒務斷根株如衰年多疾亦必減之又減留此有
用精神爲辦公地本司有厚望焉

蜀素多盜且與滇黔鄰出沒無定民尤病之予官蜀時曾

隨筆四

三

爲清湖制軍錫良草一摺子請邊腹並治三省會剿以弭
盜風其摺曰竊川省自去年拳亂之後餘風未殄成叩等
屬游民實繁生計旣窮流而爲匪川南與滇黔交界之區
山澤荒闊尤爲盜藪去春隆昌等縣劫掠商幫每案失銀
二萬數千兩比復有糾搶屏山鹽店健廠鹽本之事蓋所
謂邊匪者出沒蜀滇黔三邊不必斷爲何省之匪此拏彼
竄飄忽靡常往往僞爲商旅人不及察其槍械快利或過
防營勇役追拏轉難得手琪縣至有戕殺副將岳培高一
案攘利日厚釀害日深竊忝權疆寄坐視居者行者皆有
戒心听夕旁皇不敢不力圖補救現擬咨商雲貴督撫臣
簡擇邊吏調派防軍會同川邊文武各員不分畛域併力

搜拏以冀掃穴擒渠爲一勞永逸之計惟是欲治外盜必先治內盜川省內盜在腹地者以成都邛州兩屬爲最嘉定次之在邊地者以敘永兩屬爲最重慶瀘州次之應以成邛嘉各爲一路敘永瀘共爲一路夫嚴守衛清窩頓勤緝捕皆地方官當盡之責至匪眾械精出入無時則非有得力防營與之馳逐尾追首擊無以濟地方官之窮自來防營捕盜強者急切貪功懦者畏葸債事州縣之不職者又或省事惜費不察盜之真僞旋禁旋釋與防營積成取譽匪讎因以愈張又非有臨事果毅執法公允之員董率而調劑之亦無以杜地方官與防營之弊查有丁憂前任蘇州直隸州知州柴作舟才守兼優長於緝捕疊經前督

隨筆四

三

臣奎俊岑春煊保薦_粵到川後委統續備中軍以成都一路責之其嘉定一路則派續備右軍統領丁憂知府陳周禮邛州一路則派現署該州知州顧思禮此治腹地之盜也署成縣龍茂道趙爾豐隨_粵在晉豫熱河辦事其才績屢經奏保現經調署永甯道篆卽令督察敘永等處捕務兼防滇黔各邊此治邊地之盜也分派既定卽飭該道等督飭所駐防營會同地方文武紳團先將著名積匪密訪嚴拏期在必獲一聞盜警無論本省鄰省立時相機協力跟捕兜拏並究明窩頓之家一併懲治所獲之盜審係贓證確鑿案無疑竇者一面照章稟候懲辦一面將出力員弁紳團分別優予獎賞其本省拏獲鄰省匪首與鄰省拏

獲本省匪首者皆懸重賞以勵之如再有營務廢弛及地方官諱匿不報緝捕不力者一經查察定予嚴參庶使盜風漸戢民獲乂安以仰副朝廷屢念邊疆之至意

隨筆四

風傳類月弊又安以附隨隨我軍金鼓觀之至意
以官備國不辨檢誠不代者一孫查察守平福參風則強
蒿叟隨筆卷四

